



天津交通銀行同人俱樂部圖書室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四

歸安鹿門某坤

批評

書

荆公之書多深思遠識要之於古之道而其行

文處往往道以婉饒以刻譬之入幽谷邃壑令

人神解而興不窮中有歐蘇輩所不及處

上相府書

時荆公托為擇便地以養母其書之情旨深

厚婉曲

王文

卷四

一

其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

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為之焦然耻而憂之警聾侏儒

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

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况於所得

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

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

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

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

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



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
養於家之日久矣徙以內外六十口無田園以託一

情個

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
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
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
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
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殯先人之丘冢自託於筦庫
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瞽聾侏
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

王文

卷四

二

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
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爲子孫之
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皇恐之
至

上執政書

公不知時何官其所欲辭京師千里之縣却欲擇南州以便祿養

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冠帶之屬望其施爲以福天下者皆聚於朝廷而某得以此時備使畿內交遊親戚知能才識之士莫不爲某願此亦區區者慙自竭之時也事顧有不然者某無適時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祿養親爲事耳日月推徙遂非其據今親闈老矣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

王文

卷四

三

兄嫂尚皆容殯而不塋也其心有不樂於此及今愈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姻塋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獨爲食貧而口衆也亦其所懷如此非獨以此也某又不幸今茲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思則往往昏噴不知所爲以京師千里之縣吏兵之衆民物之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恩施者蓋不可勝數以某之不肖雖平居無他尚懼不給又况所以亂其心如此而又爲疾病所侵乎歸印有司自請於天子

以待放絀而歸田里此人臣之明義而某之所當守也顧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爲也偷假歲月養祿賜以微一日之幸而不忤事之可否又義之所不敢爲竊自恕而求其猶可以冒者自非哀憐東南寬閒之區幽僻之濱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庾祿賜之入則進無所逃其辜退無所託其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蓋聞古者致治之世自瞽矇昏聵侏儒籛條戚施之人上所以使之皆各得盡其才鳥獸魚鱉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

王文

卷四

四

而不失也於是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而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古之君子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者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人得似其先人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魚者潛迹深渺之物皆得其所安而樂王是以能那其居也方今寬裕廣大有古之道大臣之在內有不便於京而求出小臣之在外有不便於身而求歸朝廷未嘗不可而士亦未有以此非之者也至於所以賜某者亦可

謂周矣爲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畝廩爲其求在外而欲其內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顧其之私不得盡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今敢盡以聞於朝廷而又私布於執事矣伏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憐其親之欲而養之盡其性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而無使寒暑有華魚藻之詩作於時則非獨於某爲幸甚

王文

八卷四

五



之原之卷五
持其然亦限其國然其
以宗禮我哀極亂大之類而無財
在志願極其盡其本制其
盡以謝其賜而大其亦依
其本其盡聞於上長想
情通於其內此禮之原
爾其文爲其食此動之

上曾參政書無

與昌黎辰入夜歸書參而其所告地步殊自

遠大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

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

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

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

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

上氣之疾自北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

下文

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

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

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

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

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

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

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

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

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

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

王文

八卷四

七

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

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

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

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

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墻之側而慨然以鄙樸

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

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

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

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

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情區區好伎而
自私不怨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
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
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
子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王文

八卷四

八



子退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不之怨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
子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自不怨也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
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
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

上
不
能
如

以重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
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
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
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純
詰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生民
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
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

王文

卷四

九

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鄰列而爲藩
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
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
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
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
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
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

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爲世之士大夫無足寄

以重獨執事爲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而

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其蒙恩
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
義之存而忘所私焉書選使學聖閣不其惡不更事
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
因循苟簡以報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郵之
地也跨負江海水有所去則無水憂而手足受其

王文

八卷四

十



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 北也今... 南無幾何時漸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
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
簿之計而欲浪... 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子
感泉... 一日失視... 心不... 望...
... 而... 宜... 官... 當... 觀... 覺...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行文婉而曲論利害處簡而悉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寧

物之變叙得類桂勁爽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

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

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

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滄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

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

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

王文

八卷四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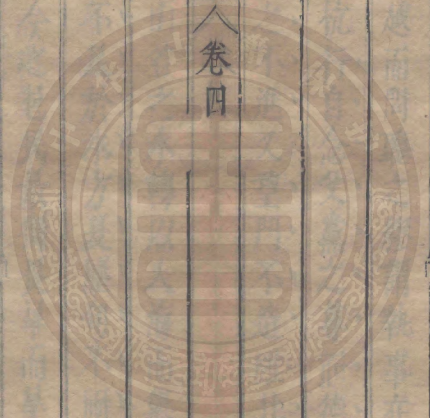
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
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
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
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
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
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
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
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况其所
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

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
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惠當致意者故輒具以
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屑事之詳尙不得徹
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
誅幸甚

王文

卷四

十一



...而須故令之...
...力不...
...精...
...神...
...聞...
...感...
...聞...
...聞...

上郎侍郎書

一通問書自不可及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牆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隸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

王文

卷四

十三

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歲充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尚不怠

直而不阿義形於辭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
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吮也舟與
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
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
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
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
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

王文

卷四

十四

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
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
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
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
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
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瘞然若不可治
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瘞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
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
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

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廼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三文

卷四

十五

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廼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唐荆川曰歐公上范司諫書婉而切荆公與

田正言書直而勁

上田正言第二書

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必有大功以宜之否則君子撝之執事姿畧穎然出當士之表應進士中甲科舉方正爲第一將朝車通舉刺史事又陳善策得璽書召名與寵不已兼盛於世邪所未較著者功爾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鬻者蓋數十年近世無有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羗酋梗邊主上方覽衆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難以一二計爲執

王文

卷四

十六

事議者曰朝廷藉不吾以宜且自贊以植顯效疇天下屬已之意矧上惓惓然命之乎此固策大功之會也抑聞之嘒嘒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執事才名與寵可謂易汙易缺者必若策入功適足宜之而已可無茂邪恭惟且暮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設張之具復邊人於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盈其願而退則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名顧不獲此寵公孫季有此寵不成此功有此寵而成此功者宜在執事不宜在他草鄙之人不達

大誼辱獎訓之厚敢不盡愚

以一縣吏而能直民之利害於遠使如此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贖人補盜竊以爲過矣海峽
之鹽雖日殺大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
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憎刑者將衆無賴姦人

王文

卷四

十七

茂邪恭惟且暮輔佐天子承國事修所當設張之具
復邊人於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
目者盈其願而退則後世之書高勝傳哉董仲舒有
是才名願不獲此寵公孫季有此寵不成此功有財
大誼辱獎訓之厚敢不盡愚宜在他草鄙之人不持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膾戶使不得成其業膾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其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棰以督之鞭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

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慎也曲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

王文

八卷四

十九

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今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復之乎

又代爲解詁
而隨新之

以言恐稱運
結其抗言又
歸德如此

二帝二代之隆顧欲爲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
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
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爲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
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
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
易知較然不待其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
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
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
將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

王文

卷四

三

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
惟閣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
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
也于犯云云

此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
易知較然不待其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
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
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
將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

上凌屯田書 代人作

類昌黎書

雷鑿案以爲
拔山之端

俞跗疾鑿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歆然以爲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隱而虞俞跗之心其族媻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蹙困塞先大父棄館舍于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樞窶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俞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金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用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

王文

卷四

二十一

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以數按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

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
是非有定焉

唐荆川曰半山文字其長在道緊

王文

八卷四

二十三



半山文字其長在道緊

吳其璋跋

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

與叅政王禹玉書

以公受主上之深知猶慄慄戰懼若此

某啓繼蒙賜臨傳諭聖訓徬徨踈蹠無所容措某羈
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
辭糜頽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
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由於交游之厚且據
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
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
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遁慢之誅欲及
王丈

卷四

五

臯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
天下後世於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
佑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畱念
慮特賜敷陳某旣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
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此書世數前大聖繼得東野以公受主上之深知猶慄慄戰懼若此

某啓繼蒙賜臨傳諭聖訓徬徨踈蹠無所容措某羈

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

辭糜頽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

與馬運判書

論理財是荆公本色

運判閣下比奉書卽蒙寵答以感以忤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

王文

卷四

三五

荆公、自撰

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視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尙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新募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畿兵之駑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脉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此荆公指揮王韶措處西羌處

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爲變而未有以事乘常董氊也誠能使屬羌爲我忌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

王文

卷四

二六

矣自古以奸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宜以多殺歛怨耶喻及青唐旣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董氊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

兵机

亦按

而取此者服誠能控董氊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旣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

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為幸留意念恤邊事難遙
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為國自愛
不宜

衣裏相濟

王文

八卷四

二十七



與賊台矣與計

不宜

公自休致持款池及嘗始言少春即無開自便
本誠因以故之直休而無幸留意余則庶幸誠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
復鑑湖記啓封緩讀心日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
不候按圖而盡越絕之形勝不候入國而熟賢牧之
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
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吹且慶非有厚
也公義之然也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
顧於事以褻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
之擷竒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縵可愛求
王文

其根柢濟用則茂如也某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
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
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
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爲唐儒宗得
子婿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
茂行起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苟
方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未之儒宗也
循唐之昌黎而勲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婿也
循昌黎之李漢而器畧過之則韓李蔣邵之名各齊

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茲焉郡庠拘率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議聊囚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與王深甫書

分段辨却自有一種沉著之識

其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空深前之來以豁吾心而

得書

王文

卷四

十九

必知稍正之

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為唐儒宗得子婿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起越朝看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苟蕭嘯囚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之晉入也茲茲無憾率匪率雖且不肯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與王深甫書

分段辨却自有一種沉著之識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况自京師去頽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

王文

卷五

一

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向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

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
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
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
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
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
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
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
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

王文

卷五

二

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
矣卽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
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自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
意固常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
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
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
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
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
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

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
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
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
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
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
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
曰惟其正已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
以謂期於正已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
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

王文

卷五

二

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已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
已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已而不期於正物是無
義也正已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
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
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止焉者使物取
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皐
無皐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
武王耻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
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

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楊子而已。
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
願以教我。

王文

八卷五

四



願以教我

然甫嘗始以其言與常君論之。三君辭以爲未也。
然甫曰。孟子豈謂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楊子而已。

與王逢原書
論出處亦有根據
天不可命不可合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
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言者而舟即東
矣間閱足下之詩竊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
歎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
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
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
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道之將行
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
以為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
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
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
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
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象曰
拔茅正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
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
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

王文

卷五

五

栢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任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任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畝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

王文

卷五

六

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諭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旣而見足下衣剝屨缺坐而語未嘗及已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

學報足下

中多持重處亦合兵機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入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尙疲弊厭兵卽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

王文

八卷五

七

相加愛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卽與收接開奏宜卽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其

與祖擇之書

荆公每以爲文之旨如此故其所見遠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諄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問或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福道陋庠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邪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因叙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王文

八卷五

八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公令鄞其尊師如此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彛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

王文

卷五

九

歛然後其身以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彛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

公令鄞其尊師如此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子書二

二書文詞益入雅調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賢而王文

卷五

十

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答會公立書

荆公所自見如此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與異論羣

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利

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殍則發之是

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

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

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

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

王文卷五 十一

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

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

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

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

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遺鼠雀之耗而必欲廣

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

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

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事不合於法而世之

饒饒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以下正言不可遷之意

答司馬諫議書

荆公之愆而自用所以自誤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
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
蒙見察故畧上報不復一一自辯重念蒙君實視遇
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
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
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
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

王文

卷五

十二

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
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鬪邪
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
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
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
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洵洵然盤庚之
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扣鞋處不爲怨
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
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

其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予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
當世臣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
於求通以故開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

王文

八卷五

三



俗自媚於衆爲善士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敬之衆其
欲出力助士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洵然盤庚之
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
期其某之西頰賦無由會晤不封墨圖向於之至君
其誠罪矣故曰今日當勿世不事焉

答孫元規大資書

道宕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舄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媿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

王文

八卷五

十四

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閣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卽時報謝以忤眎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敏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况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又之其爲罪也大矣雖聰明寬閎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答曾子固書

不放倒地步

某啓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

王文

八卷五

十五

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揚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尙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

福自愛

答李資深書

其器識自深遠

其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
故舊不忍擯弃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
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
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
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著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
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槩其心哉若其
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
王文

卷五

十六

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其器識自深遠

所見亦是所爲辨處亦委婉
其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
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
所以爲不肖而得舉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
者足下遽不棄絕手書勤勤尙告以其所不及幸甚
幸甚顧私心尙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其嘗以
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
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

王文

卷五

十七

致耳故其於江東得吏之大舉有所不治而治其小
舉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知者又以爲
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爲言某乃異於此
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
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
一路數千里之間史方苟簡自然徃於養交取容之
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纒紉一官而豈
足以爲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
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及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

爲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旣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于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之傳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况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

王文

八卷五

十八

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辜固大善卽足下尙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爲辜雖吾往者已不及尙可以爲來者之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答韶州張殿丞書

中多名言

其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

王文

卷五

二十

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

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兼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

王文

卷五

三

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徐絳書

荆公每每以古人得道之至者于愚切如此
某啓某鄙朴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
固已幸甚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
以問世之能言而欲有取於不肖此某之所以難於
對也自生民以來爲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
所爲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爲未足以喻
世也故從而爲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
王爲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尚於此不能
王文
以一言盡之而忠其喻之難也况以區區之中材而
遇變故之無窮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
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此某夙
思思遠而每深
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
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爲之不已某
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爲之不已他日邂逅得各講其
所聞擇其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
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其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

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見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見而舍此雖某亦臯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臯之中有足矜者有深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第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旣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

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畧見矣嘗謂
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爲
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輩之行如前之
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
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
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
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嘗多謗
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
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

王文

卷五

五

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
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
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
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
之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
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
重毋輕議輩

答楊忱書

初交而其言道切如此可誦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爲懼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謀於四體而出於言唯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尙有其貌濟其言匱其言濟其實匱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某嘗竊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爲者顧而自忖其中則歔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絕於衆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

王文

八卷五

二十五

或者焯然察其有似邪夫顧而自忖其中則歔然其爲貌言也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爲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甚有賴其爲言也可以已邪

答張幾書

亦有深思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拙道而信身者顧
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
求其所以自生其拙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
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
未見其入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耻爲進士
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
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况如某少知義道之
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
過不收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
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王文

卷五

三六

答張幾書

亦有深思

答錢公輔學士書

此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爲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大倍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

王文

卷五

二十七

言以有見特
含勵使本不
也

羞况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
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
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
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
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
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畧若
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
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順愛自

重

答陳柅書

言老莊處亦已見其大端。其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蘊又取其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懦弱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尙不足與庸人爲師。况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其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

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闔深
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
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于道惟足下自擇之

王文

八卷五

三九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五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序

周禮義序

荆公所自喜在讀周禮而其相業所卒自誤

處亦在周禮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
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
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

王文

卷六

一

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
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
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
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
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
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

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

而發之肅代、姝、勳、主、上、之、意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

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亶亶
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
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
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三十有二
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
謹序

王文

卷六

二



麟宗之屬續以終老至於後世無以復力
卷六小翁萬言上之喻我國時時種以耕墾
日自學而忘其材之弗及也應數限其書爲五十卷二
鑑其而映之昏引觸不自覺妄以爲無幾焉
乎儼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亶亶

書義序

按二序皆公應詔爲之者其辭簡而其法度
自典則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
事有肯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馬惟虞夏
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
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
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
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
王文

卷六

三

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
祗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自典則

書義序

詩義序

自是作家之文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

王文

卷六

四

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與義旣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願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

序

自是作家之文

熙寧字說序

所見遠而語亦莊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

王文

卷六

五

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深志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詩○道○

老杜詩後集序

深沉之思簡勁之言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如留聲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

王文

八卷六

六

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其宗師斯之然其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靈谷詩序

覽之如遊峭壁邃谷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后所窟龍蛇之神虎

豹暈翟之文章梗柎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

林鬼冢魍魎之穴與夫僊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

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

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

姓吳氏家於山趾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

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

三文

卷六

七

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暈翟之文章梗柎
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
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
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
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
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
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饒刻萬物而接
之以藻續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石仲卿字序

簡潔可誦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
 奚而為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
 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為有可貴焉孔子作春
 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
 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
 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
 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為之

說城

王文

卷六

八

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
 云之意接之外未見其行已有關也庶幾不失其所
 以貴者歟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道勁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抵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
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君子嘗爲乘田
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旣而又得調
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
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微乘機鑽隙抵
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儼然反之此蒙所以
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
王文
八卷六
九

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
請○而○弗○拔○也○

送陳興之序

亦婉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臯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臯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臯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

王文

卷六

十

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爲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大小。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埃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

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

王文

入卷六

十一

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蒸蒸日上。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暴於下。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埃。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而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

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
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王文

八卷六

十三



送胡叔才序

情婉而正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貴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已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爲諺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

王文

卷六

十三

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怫然感父母所以教已之篤追四方材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裒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誦於不已知不子愚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思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弼於中而祿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羣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

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予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卽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王文

入卷六

十四



此以然文... 亦喜無量於子... 姑持予言以歸... 爲父母壽其... 所以爲父母壽者... 送之云

送孫正之序

兩相箴規兩相知已之情可掬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訕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自於

王文

卷六

十五

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絀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觀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

欲默安得而默也

王文

八卷六

十六

宋大宋王文公文抄卷之六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

虔州學記

荆公文往往好爲深遠之思，迺婉之調，然亦思或入於渺而調或入於詭，須細詳得之。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

王文

卷七

一

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侯望宿息，以至庖湑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

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

地之麗見學之不可不典

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

夫士牧民者也

好易曲思而不免慢

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

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

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

沮故舉其學之成者

本二三王而七之欵

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

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

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

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

王文

卷七

一

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

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以下六句亦名詩}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

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

王文

八卷七

三

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入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久矣楊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益有意

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
天子以盛德新卽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
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
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
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度相起雖地曠以
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
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學問之民故
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
歸而刻石焉

王文

八卷七

四

平報學對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
天子以盛德新卽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
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
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
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度雖地曠以
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
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學問之民故
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
歸而刻石焉

繁昌縣學記

論學處亦嚴確

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

○議論有本根

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八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爲之廟

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

王文

八卷七

五

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爲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吉之爲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爲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庫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爲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爲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其

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爲古之所爲者無法流
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
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
也

王文

八卷七

六



慈溪縣學記

予覽學記會王二公爲最非深於學不能記其學如此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

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

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攻藝選

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

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

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

王文

八卷七

七

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推代後之社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

其學之所自遷徙偏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

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

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

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

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

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

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

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

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宋仁廟以明孝文之元如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

王文

卷七

八

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抱前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

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史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德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滯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

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王文

八卷七

九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何等識見何等筆力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

王文

卷七

十一

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此句尤有神力妙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况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各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

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
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
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
蓋呂君之志也

王文

八卷七

十一



蓋呂君之法也
惟其人志實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
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
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
蓋呂君之志也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托通判與客相對之言而又托之書以爲一篇文案

爲海觀而本
如廷之德澤
斯所以爲郡
之長處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西偏既成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收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

王文

八卷七

十二

海山谷之聚大農富王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况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蔣牧牛馬用虎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爲治獨無觀遊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始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

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於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於不怨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吝細編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歡相

王文

八卷七

十三

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閣而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爲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躡若踞若伏若驚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容爲知言而以書抵予曰吾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桂州新城記

荆公學本經術故其記文多以經術爲案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畧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

王文

八卷七

十四

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甍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揀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

自然覺悟與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
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
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
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
南仲宜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
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
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
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狄而
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

王文

卷七

十五

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
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
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
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
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唐荆川曰但爲築城作記而歸之根本上說
此是大議論

思周匝而亦纓畫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恠柔隱諂

以丁序

發舒旣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

於高獄命百繇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

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

孤老癘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

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

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

王文

八卷七

十六

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調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

曰食新矣調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

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

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

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

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

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於兩亭之間以通車徒

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

爲梁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

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
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
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
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
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採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
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
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
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相與誹
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
王文

卷七

十七

臨川王某記

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
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
臨川王某記

餘姚縣海塘記

以謝景初所言爲領袖

白雲柯而南至於其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
沒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爲之也始隄之成
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
任完之以不隳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
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君遂以文
學世其家其爲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
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

王文

卷七

十八

以勉民作而除其菑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
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
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爲未也又思有以告
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邦
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
考其傳得其所以爲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
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

道以閔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

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爲之詳

凡與人其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
川治田桑爲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
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
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
知所爲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爲聲威以驚世震俗
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
所爲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爲吾曾爲之而曾不
足以爲之萬有一人爲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
材嘻其可歎也夫爲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
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予良以其言爲然既
而聞君之爲其縣至則爲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
人之子翁旣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
不予欺也已爲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
之以告後之人慶曆八年七月日記

王文

八卷七

十九

通州海門興利記

荆公之文本經術處多

余讀幽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嗟乎幽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馭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幽之吏自爲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

王文

八卷七

二十

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醜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若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冥不蹶蹶然奮其德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寧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幽之吏

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歸安版門茅坤批評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七

王文

卷七

二十一

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且六月朔川王葉騎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昔果參在在參悞在在參悞其無軒也陸麻歐筆其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八

歸安廉門茅坤批評

記

揚州新園亭記

簡而有法周而能解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
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庠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
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省事喟然有意
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卽

王文

卷八

而考之占府乾闥夷弗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
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
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
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
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
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
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曆二年
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
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宮之饒地瞰於公宮

之際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幸
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乃
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

王文

八卷八

二



蘇許金石可弊此無廢已

陳規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乃

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

荆公本色之佳處

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
 數其大吏則天子貴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
 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
 攀綠狙棧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
 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
 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
 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

王文

卷八

二一

辱于凡民

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
 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
 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
 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
 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
 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
 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
 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宋文之格不入西漢處正在此而宋人之所
自以爲得亦在此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
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
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
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
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
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

王文

卷八

四

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
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
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
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
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
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困窮屈辱不足以禦
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
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
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

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而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輿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王文

八卷八

五

石門亭記

題雖小而議論却大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千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槩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婿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剥僣踣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

王文

八卷八

六

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槩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卽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小大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

善明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
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王文

卷八

七

鄞縣經遊記

縣令如此知非俗吏已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
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碇工鑿石
遂入育玉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
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
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
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
新上石望玲龍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

王文

卷八

八

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
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
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具如
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
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
歸云

遊褒禪山記

逸興滿眼而餘音不絕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讀伏翁未樂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澆則

王文

卷八

九

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竒有怠而欲出者回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此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生加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

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
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
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
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
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
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
於介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
能各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
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

王文

卷八

十

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

川王某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紫巖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
云云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廳牖之間者
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
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窻
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
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
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常
王文
八卷八
十一

與予遊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
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
下復何云哉

揚州龍興講院記

占地步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目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庫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_{必眼}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_{冷眼}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始成之吾記無難者後

王文

卷八

十二

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旣皆成蓋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索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嚮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識遠

起亦奇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而守之者不可爲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爲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爲多也真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爲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匾於輪間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王文

八卷八

十三

之闕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蓋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
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爲堂庖廡邑又爲閣
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爲之臨川
之城東有大丘左溪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
東以溪爲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爲祥符觀
觀岍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
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爲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
沈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爲之近者耶雖其身去
王文
爲吏獨其心不須吏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莊觀
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
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爲幾吾之所樂而
命吾文又叔父也卽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
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耶閣成之日某年月
日也

撫州招僊觀記

小小結構自有遠山景態

招僊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坐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

王文

卷八

十五

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其遺也中嘗忽忽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坐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亦奇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
雲瑞圖示臨川王其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
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
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
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
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記

王文

八卷八

十六

荆公之文其長在簡古而多深沉之思讀孟
嘗君傳與此等記尤可見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有幹旋處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爲教於天下而傳之
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
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
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膈冀以就完而力不足
又無可爲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爲退藏
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旣以此
爲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者多寬平而不忤

王文

八卷八

十七

質靜而無求不忤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
有已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爲有似乎吾
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
瑞新闢之懷璉皆今之爲佛而超然則必流於佛而不吾所謂賢而與
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旣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
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材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間語
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
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
八卷於京師歸市甌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

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
能爲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嘗爲屋於澗水之城
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
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
善因屬我之勤即新不豈有他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爲之書
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鏡諸石



